

美首都举办反强摘器官研讨会 关注医学伦理

【明慧网】2018年7月26日，“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在位于华盛顿DC使馆区的宇宙俱乐部举办研讨会。当天是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最后一天。研讨会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器官被杀害的内容，凸显出维护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强摘器官是隐形群体灭绝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执行主任托斯坦·特瑞表示，自1999年7月以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在中国有七千万至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强摘器官在此迫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发现，在强摘器官背后的机制已符合隐形群体灭绝的定义。在此情况下，法轮功团体是中共试图铲除的目标。”

杰西卡·卢梭医生进一步介绍了“隐形群体灭绝”的概念，即以不为人知的方式逐渐清洗某一群体。她认为，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就是隐形群体灭绝——从肉体、心理、精神和社交方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多重打击，而手段多是不可见的，又渐渐地在中国社会里被“正常化”。对于被害人来说，这种阴险强力的群体灭绝是致命的。

卢梭医生请与会的医学界专家们想象一下发生在中国的真实残酷场景：

“警察突然把你抓走，就因为你自己的信仰。他们用各种刑具轮番折磨你，而如果你是女性，还会被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你的身上伤痕累累，警察却带你去做复杂的体检，尤其要查血型和器官。你听到警察说‘打她哪儿都行，但别伤了内脏’，你还听到老犯人讲起其他良心犯被拉去活摘器官，你知道，自己就是下



■杰西卡·卢梭 (Jessica Russo) 医生一个备选的供体。”

“直到有一天，你被拖出牢房，扔到手术台上，周围全是警察和医务人员。他们给你注射一种药物，让你浑身不能动弹，但是感官仍然清醒。锋利的手术刀割开你的皮肤，这种痛无法言说。你感觉到他们在杀你，生命就要到尽头了……”

研讨会上播放了韩国四大综合电视台之一的“朝鲜放送”在中国天津拍摄的器官移植纪录片。摄影师于2017年以韩国病人家属的身份，走访天津的移植医院，拍摄了“购买”器官的经历：单单在这一家医院里，

3年内就有三千多名韩国病人进行了移植手术。在韩国需要等待五年的肝脏移植，如果肯出19万美元，在天津只需十几天，出价越高，速度越快。影片中还提到，其中的一些主刀医生曾在美国受过培训，能说流利的英语。

与会医生探讨相关行动

与会医生对于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是医学界必须关注的伦理问题。

犹他大学医学副教授格林·吉尔克里斯强调，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国家（中共）批准的行为。他说应在医生专业协会等机构的章程中加入伦理条款，约束医生的此类不道德行为，督促美国的医学院停止为来自中国的移植医生提供培训。吉尔克里斯教授表示，美国国务院应当考虑在签证申请和出境提示方面，加入更多有关器官移植的信息，如禁止参与强摘器官的个人进入美国，提醒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美国病患慎重考虑。◇

北加州教功班 民众踊跃学功



■二零一八年七月的最后一天，美国北加州佛利蒙法轮功学员在图书馆举办了七月份的第二个法轮功教功班。当天有近四十人前来学功。

俄罗斯真善忍美展 引人深思人生意义

【明慧网】“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俄罗斯布里亚特阿尔山旅游景点，从2018年7月16日开展后，第一周就吸引来自西伯利亚各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约1500人次前来观展。画作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法轮功学员修炼中的故事，以及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令观画者感到震撼。他们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内心地感动：

来自乌克兰乌德市的一对夫妇看过画展后，在留言簿上写道：“法轮大法的精神修炼让人升起了最深切的敬意，并让人再一次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思考。感谢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俄罗斯布里亚特阿尔山展出

（画展）组织者！”

来自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叶卡捷琳娜写道：“许多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教导灵性、思想的纯洁。是

增长知识的画展！”

一组来自莫斯科的游客留言道：“是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只有踏上精神之路、改善自己，

世界才会改善。每天我们都会遭受对信仰的考验，无论这条道路多么艰难，胜利都将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是在一起的，一步一步就能克服这条路！”

来自切廖穆霍夫卡地区的一家人对画展评价道：

“（画展）触及到了心灵的深处，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展览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

一位来自雅库特地区的游客感谢到：“感谢展览的组织者们为我们稍微揭开了新的大门，让人有机会再次思考自己的灵魂。”◇

【明慧网】一九九六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一身的重病不翼而飞，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修炼前，我一身是病：慢性脑炎、十二指肠溃疡、严重的关节炎等，整天头痛，吃不下饭，走不了路，上了多家医院也治不好，还花掉好几万元。感到人快走到尽头了，不想活了。

我家住在七楼，那天我就想，多看看天、多看看地，再去死吧。我从七楼往下看，发现一群人举着胳膊在炼功，心中纳闷，这是什么功法呢？心中本能地生出去看看的想法，但是自己不能走路，就只好从七楼在地上往下爬。

整整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到一楼，再爬到炼功点。这时过来两个人，把我架起来，扶着我。我问：“这

功能不能治病呀？”一个人说：“我们这里不治病，但师父会给我们清理身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清理身体，就说不能治病我就不学了。他又说，你可试试看。

两个人把我从外面架到了屋内，并教我炼了一遍动功（法轮功有五套功法，前四套是动功，第五套是静功打坐）。炼完功以后，我发现自己可以稳稳地站着了。这时，我热泪盈眶，我可以扶着墙走路了，只用半个小时，就走上了七楼。

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坚持炼功十四天以后，我就可以拎十斤面上七楼，全身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这时，也明白了，法轮功不是

普通气功，是真正的佛法修炼，发生在身边的祛病奇迹数不胜数。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为了给师父讨个清白，我与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一样，到北京上访无门，只好来到天安门广场，我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升起的旗杆旁举起来，喊出我心底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被劫持到派出所，遭非法审讯时，我平和地给警察讲了我修炼前后的身体变化，讲了我们师父为什么要传这么好的法，劝他们不要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助纣为虐，否则会有报应。

爬着去 走着回

文/吉林法轮功学员

我讲了三个多小时，警察几次要打我，感觉他们强按耐住火气，很难受的样子。所长说，他刚才用眼睛暗示警察打人时，这只眼睛疼得厉害，眼珠不能动，不敢动，今天太神了，那只眼睛睁不开，整个身体就象谁给按在桌子上，定在那里了，怎么会这样？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我告诉他：这是神佛在警示你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那样你将来的下场就可怕了。听后这个所长的凶神恶煞的神情变得和气，马上吩咐派出所食堂给我做了可口的饭食。

最后所长放我走时，把他的电话号给了我，并再三叮嘱，你再来北京一定来找我，那时我们就是同修了。我俩都非常激动，都流下了眼泪。◇

临沂莒南女教师刘怀霞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莒南县法轮功学员刘怀霞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刘怀霞，今年五十六岁，莒南县三义联小教师，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却惨遭中共的多次迫害：遭非法关押、劳教、骚扰、强制洗脑、毒打、野蛮灌食等，身心受到巨大摧残与伤害。

下面是刘怀霞在控告状中的部分陈述：

学大法 顽疾消

一九九八年春，我患上恶性乳腺癌，求医问药皆无效，绝望之际我有幸学了法轮功。仅十多天，恶疾不治自愈，我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么好的高德大法却遭到江泽民集团的残酷镇压。

惨遭暴力殴打与灌食

九九年十一月，我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天安门广场警察把我绑架到驻京办事处施暴殴打，戴上手铐罚站一天，后被劫回本地官坊派出所。派出所警察用警棍毒打我无数次，臀部被打得呈黑紫色一片片的；逼我蹲在雪地里，坐冰冷的水泥地。之后县“610”人员将我非法囚禁到县看守所二十七天，期间被折磨的不能自理，还被勒索五千元。

二零零零年七月，官坊派出所副所长刘少峰等人将我从家中绑架劫持到原官坊洗脑班强行转化。我拒不转化，又被劫持到县洗脑班迫害，他们教唆家人对我施压，并非法囚禁十多天。

同年腊月，官坊派出所



警察又把我劫持到县洗脑班强行转化，县公安局、县委“610”、副县长杨文明、县党校校长、相沟乡党委、乡政府、武装部、派出所、计生办等多人由副县长杨文明带头一拨一拨对我群体殴打施暴，用拳脚、鲜树枝、钥匙链等毒打五心（双手心、脚心、头顶）边打边说：“上边有命令，打死算自杀，打死白打死，打五心死了验不出伤来”，打得我眼、鼻、嘴都在流血，加上饥寒交迫，几乎死去。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相沟乡教委、三义联小又施加迫害，将我和丈夫从本村学校调到偏远山区，往返劳苦，根本无法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人和时年五岁的孩子。同年十二月，县公安局将我从学校绑架到县看守所迫害，并对我进行野蛮灌食，非法关押数天后他们又给我一张无罪释放书。

遭非法劳教、失去工作

二零零二年一月县公安局杨希征、相沟乡党委副书记张霞、派出所曹副所长将我绑架，非法劳教我三年，并阻止我参加民师转正考试，使我失去民师转公办的

▲酷刑演示：①毒打
▼②用开口器野蛮灌食



的机会。非法劳教期满后，他们又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工作至今没有给恢复。多次去找都推诿欺骗，极尽歧视嘲弄、讽刺挖苦。

二零一三年四月份，我去县“610”问工作的事，“610”主任赵兰涛不但不给解决，还指使国保大队陈鑫将我劫持到城南派出所非法搜身，并侵入我家非法搜查，随后将我非法囚禁半个月并勒索五百元钱。十几年来，我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倍感艰辛。

征签救妹 再遭绑架

二零一四年修炼法轮功的三妹被非法批捕，我与二妹向民众征签营救三妹，数十个村近五百名民众签名支持营救。八月份，县“610”、国保大队为了报复，连同十字路党工委、十字路街道办、黄庄社区、各派出所派了七辆警车胁迫村委会组成十个组非法侵入我娘家村一百五十多户村民家中，逼迫村民重新签名按手印，不准任何人为法轮功说话，其它村也遭此浩劫。

县国保大队陈鑫、刘祥波、刘玉萍、相沟乡派出所

程涛等人由村书记张定农带领晚上九点多侵入我家非法搜查，抢走所有大法书籍和多部MP3，将我抬上警车劫持到相沟派出所，我遭到非法采血，整晚不准睡觉，第二天被劫持到县拘留所非法囚禁半个月并要勒索五百多元，遭家人拒绝。

起诉元凶 依法索赔

在这些年中，我被多次被非法抄家，遭受种种残酷的迫害，常年被蹲坑、跟踪、监视，骚扰，无法正常生活，整日在恐惧中生存，精神、身体倍受摧残与伤害。

被告人江泽民及其帮凶构成了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非法拘禁罪、酷刑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等等。

我要求恢复法轮功及创始人的名誉，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按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规定赔偿我这些年来遭受的一切损失；我要求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补发这些年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还我清白。

鉴于那些具体行恶者，是受江泽民谎言的欺骗，也是受害者，本人对他们暂不起诉。请最高法、最高检履行职责，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立案调查、依法惩处，还法轮大法清白。◇





有这样一群人 逆流而上

【明慧网】刚刚发生的毒疫苗事件再一次向中国人敲响警钟：中国人的希望在哪里？

现在报道出来的毒疫苗有用开水兑药做成的。兑的什么药？没有明说。无良商家赚钱的秘诀就是一再压低成本。就象开水兑药生产疫苗一样，成本已经低到没有成本的地步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做疫苗的企业，谁不做假，谁就没有办法在市场上竞争。

这样的事在中国已经成为常态了。就包括对这些事痛恨的人，如果你选择了创业，你能保证不随波逐流吗？当你的全部身家都投入进去后，你不掺假就生存不下去的时候，你能独善其身吗？现在的中国已经被共产党破坏成了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社会了。不是说中

国人没有良知，而是当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被破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中国人还能走出绝地吗？

然而现实社会中，还真有一些这样的人，面对着互相欺骗的大环境，他们逆流而上，走出了一条诚信经商的路子。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的中国大陆的一个事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上等辣椒粉带出一群上等商人”，发表于2012年5月30日。文章的主人公修炼法轮功前是做辣椒粉批发生意的。他和其他商家一样，把玉米棒子的外皮粉碎了，再用工业染料染色，然后掺到辣椒粉里面。他说：“都这么做，如果我不这么做，赚不了钱不说，连成本也保不出来。”

可是他修炼法轮功了，法轮功修的就是真、善、忍，要修炼就不能再

掺假了，那就只有改行了，他决定去建筑工地做小工。

而后他把没有掺假的存货拿到商场去批发。他对经销商说：“这辣椒是我的最后一批货，一点假也没有掺。因为我炼法轮功了，要做好人，所以没有掺假。卖得比往日贵，给出我的油费与工时费就行。”经销商是行家，当时就出好价钱把货买走了。

还没有等他找到建筑队，经销商又用高价向他订货了。就这样，他的辣椒粉生意就又做起来，而且越做越好，钱赚的也越来越多。同行向他请教，他如实相告：“因为我炼法轮功了，所以货没有掺假。虽卖得比往日贵，但是他们都愿意要。”在他的带动下，这些供应商也渐渐不做掺假的辣椒粉了。

市场上的辣椒零售商经常风趣地说：“嗨，李大师的法轮功厉害。他的徒弟做好人，不掺假，用上等辣椒粉带出一群上等商人，把我们也改变了。”

十九年了，无论中共怎么迫害，法轮功学员始终如一地实践着“真、善、忍”。他们表现出来的“真、善、忍”的品质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稀缺的吗？中共再怎么败坏，可是它消除不了“真、善、忍”，只要有“真、善、忍”在，中国就有希望！◇

有人不相信有神，理由是看不见。其实神的存在，或许就在咫尺之间，就在我们跟前的另外时空。

突破大小 穿越时空

在《封神演义》或者耶稣和密勒日巴的故事中，都出现过类似的故事，一块肉看似很小，但是很多人也吃不完，一碗米能够一队大军的军粮。其实这本身就已经穿越时空了。

《搜神记》记载：蓟子训，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东汉时，他到洛阳，拜见了十几个大官，每次拜见时都拿了一杯酒一片干肉款待他们，并说：“我远道而来，没有什么东西，只能用它来表示一点小小的心意。”



宴席上有上百人，但吃喝了一整天，酒和肉还是用之不尽。蓟子训走后，大家都看见白云升起，从清晨到晚上都不消散。当时有个百岁老人说：“我小时候，看见蓟子训在会稽集市上卖药，面色也象这样。”

追不上的老人

还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故事。就是看似走的很慢，别人骑马却追不上的状况，也是时空穿越的现象。

《搜神记》记载：正始年间（公元240—249），有人在长安东面的霸城，看见蓟子训与一位老人一起在抚摸铜像，并说：“当时看见铸造这铜像，到现在已快五百年了。”看见他的人向他喊道：“蓟先生等一等。”他一边走一边答应着，看上去似乎走的很慢，但奔跑着的马也追不上。

今天的科技工作者用宇宙飞船上天了，却没有看见神，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中。◇